

## 自己做才有趣

现在的社会，只要拿钱，无论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。仅仅在 30 年前，即使在 SF（科幻故事）里也还没有游戏机、手机以及电脑之类的踪迹，可是现在这些东西在商店都有出售。

早点买到手，早点使用的确令人愉快，然而也只是能早点得到和别人一样的东西而已，此外花的钱也许要比晚买的人高出许多。但是如果能够自己好好做的话，就能够免费获得世界上惟一的一件东西。当然，做东西要比买东西花相当多的工夫，也十分辛苦。但是正是因为要花工夫，正是因为辛苦，才显得有趣。

接下来出场的“电器凶宅”的老师，就是一个修理高手。不论是作为大件垃圾处理的旧电视、电冰箱之类的电器，还是家具、吉他之类的木制品，他都

可以修理成新的样子，然后卖给想要的人。但是老师真正的梦想是制造世界上惟一一件的东西。

在他的工作场所，有各种各样的工具，而当做材料的废品也像小山一样堆着。老师利用这些，不断地发明一些奇怪的机器和用具，但是能够按他设想运作的却很少。

但是，不管失败了多少次，老师都一点不气馁，重新投入新的发明中。因为自己动手做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，所以即使没有照设想的那样运作，也没关系……不仅如此，在制作的过程中造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很有趣，因而老师不断向大发明挑战。

三郎是镇上“乐珍轩”拉面馆老板的独生子，他经常到这个电器凶宅来玩，看老师工作呀，主动帮一些忙呀，甚至有时不知不觉就帮起忙来。对于虽然讨厌学习却很喜欢学校的三郎而言，陪老师做各种发明要比去学校有趣多了。

老师这次的大发明是一种叫时空机的东西。陪他进行实验的三郎的人生也受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机器的摆弄。三郎的人生将会如何呢？



## 电器凶宅的人们

“到了，乐珍轩外卖。”

这是一个令人心情愉悦的秋天的早上。我一只手提着提盒进屋，一边吆喝。

对于那些不懂拉面馆专用语的人，我有必要解释一下。所谓提盒，就是把盛拉面的碗放进去，用来送拉面的箱子。所谓吆喝就是用嘴大声说，因此不到半天，嗓子就嘶哑了，而内行人是从肚子里发声的。虽说是拉面馆的外卖，但是也不是像想象中那样简单的工作。

“嗨，进来！”

从挂在入口左侧的破旧的蚊香盒中，传来十分嘶哑的男人的声音。蚊香盒是这家的对讲门铃。随同这个声音从入口处门的上方传来“咔”的一声响，这是门的电子门闩从电磁石脱离的声音。

我立刻抓住门把手推门。沉重的门一边嘎吱嘎吱

响一边往里打开，我进去后，门“咔哒”一下关上了。

总之，这家有点怪。要说房子吧，就像一个搭建的小棚子，听说附近的人都在背地里叫它“电器凶宅”。

不管怎么说，住在这里的人是一飞不复返的怪物，加上不明来由的废品和破旧的机械堆得连伸脚的地方都没有，确实有一种现代凶宅的氛围。大概是因为这里让人感觉不太舒服吧，大人们都不太愿意送外卖到这儿来。

但是他们是面馆的大主顾，每天都去我们“乐珍轩”吃面。并且，星期天中午，肯定会叫外卖。而那时正好学校休息，于是两份拉面送来似乎成了定例。

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个凶宅要比那些住着颐指气使的太太的宅子更加有人情味。同时，也因为怪异的氛围很稀奇，所以我也很乐意来这里，有空的时候也会来这里玩。

今天也跟平时一样，11点钟的时候电话来了，但不是订两份拉面，而是要了三份叉烧面。我猜他们家可能来客人了吧。

门里不知道该不该称为房间，相当宽敞。但是就

算进了门也无法看见里面，不明来历的破烂堆得连迈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对面的大旧棚子里面，也塞满了破烂，完全看不到前面。

我仔细注意着脚下，以防摔倒，同时再次吆喝道：

“外卖到了！”

“啊，是三郎啊。谢谢啦！拿到这边来吧。”这次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好的。”我立刻往里面走。

“不好意思啊，三郎，拿到这边来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虽然已经往里走了，但也无法轻易地看到里面。你能想象到的破旧机械部件把宽敞的室内堆得到处都是，因此简直像是踏入了丛林之中。这个样子，如果发生大地震该怎么办呢？虽然是别人的事，但也不由得担心起来。

我小心地往里走去。一张大工作台摆在前面，一个满脸困惑的瘦小的老爷爷蹲在一个布满复杂线路的大板子上，正在做焊接。如果只是把电线连接起来的话，电流很难流动，因此先要把叫作软焊料的易熔金属熔化，再把线与线紧紧连接起来，这就是焊接。

“老师，生意不错嘛。”

我一边跟老师打招呼，一边打开提盒的盖子，把盛有叉烧面的碗拿出来，并排放在沾满机油的工作台上。

“生意好吗？也算不错了。因为大和民族也终于清醒了。直到现在为止都没人理会的半新的再生品成了抢手货。今天早上就卖掉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洗衣机。”

老爷爷望着我这边，用特别愉悦的语调说道。

据说这位老爷爷曾经是某个高中的理科老师，因此镇上的人到现在也都称他为老师。但是据我所知，这个老师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捡破烂的。

老师祖祖辈辈一直住在这儿，据说是这儿最老的住户。可能是这个原因，他们家占据了很大的地方。但是这附近的其他地主都一个劲地建造公寓来赚钱，只有这个老师丝毫没有想利用这块土地来赚钱的意思。

建在这块地皮上的这个破旧得都不足以当做仓库的建筑物里，收集了所有能收集的废品。老师一边修理，一边出售，勉强度日。

老师的修理技术实在可以称为天才。只要环视一下四周，就能发现，这里不仅堆满了各式电器用具，而且还有摩托车、汽艇引擎一类的东西，甚至连钢

琴、电吉他、小提琴等乐器也散放在四处。老师连这些东西也完全能够修理。

要说起这些各式各样的东西是怎样收集来的，其实很简单。

这个世上有钱的人多得是，往往东西有点旧或有点坏就想扔掉。而为这些东西没有地方扔而犯愁的也大有人在。老师认识的人很多，于是向这些熟人宣传，开始无偿收集这些不用的东西，从而收集到这些堆积成山的废品。

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打一个电话给老师，无论是旧洗衣机、旧床，还是旧电子风琴，都可以免费为你拿走，因而在附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于是，老师每天驾着同样破烂的小卡车到处收集着这些废品。我也曾经向好几家客人介绍过老师。

老师把那些旧货中间还能用的修好，以半价卖出。因为并不是开店卖东西，所以也不怎么有顾客来。但是不管怎么说进货是免费的，也许比我们拉面馆利润还高呢。

我把3碗叉烧面并排放在工作台上，然后盖上提盒。正当我掉头准备回去的时候，老师突然对我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

“嗨，三郎，这儿的面有一份是给你的，快吃了

它吧。”

“老师，别开玩笑。今天可是星期天的早上啊——拉面馆的外卖最忙的时候，一分钟都浪费不得。如果吃了自己送的叉烧面再回去，我爸爸知道了会杀了我的。”我一边往后退了两三步，一边说道。

像是要挡住我的去路一样，一个端着茶盘的女人走了出来，茶盘上盛着几杯茶。她是老师的女儿时子。老师的女儿，已经是一个30多岁的阿姨了。好像是嫁出去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回到了娘家。“嫁出去又回娘家”好像是对一个离婚女人无奈再回娘家时的恶毒用语。而据说时子是被夫家赶了出来，离婚之后回到娘家的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妈妈曾经对我爸说过“那个心直口快的女人被夫家赶了出来一点都不奇怪”的话。虽然不是很明白，但心直口快似乎是指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、按自己的喜好生活。

时子看着我，喋喋不休地数落起来：

“三郎，我们想请你吃饭，你怎么能回去呢？难道说像你们家叉烧面这么美味的东西，你都不能吃吗？而且我都把茶端来了。今天我父亲的大发明完成了，想庆祝一下，所以要请你吃叉烧面。”

“是这样啊，阿姨。但是，该怎么办呢？因为我马上还得去送5家的外卖，而且，我连学校的作业都

没写就在店里帮忙，实在没工夫在外面吃叉烧面啊！”我一边往后退一边说道。

“别担心了。你在这儿吃叉烧面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可以成为世纪大发明的见证人哦。”

“虽然不知道您的大发明是什么，但是老师，我现在必须得立刻回去。我马上要送 6 份的炒荞麦面到大川家，然后得送 3 份拉面和炒饭去木村家……”

我话还没说完，老师郑重地点头，一边举起一只手，一边对我说：

“所以才说不用担心嘛。就算在这里呆几个小时，也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的。”

时子顺着老师的话说：“就是嘛！而且这次的机器可是非常厉害的。喂，三郎，你在这里吃个叉烧面也花不了几分钟嘛，也就是 5 到 10 分钟的样子。而且三郎老吃面，所以花 3 分钟就够了吧。你觉得要花几分钟呢？”

我焦急地说：“阿姨，我没有计算过吃面花的时间。”

“那样就假设吃面花 5 分钟，即使再喝茶闲聊的话，也就是 10 分钟吧。现在是 11 点 35 分，所以吃完面也就是 11 点 45 分。如果在路上再花 10 分钟，

那么你爸爸很可能会气得头上冒烟，然后大骂‘喂，三郎，这么忙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三碗叉烧面就送到前面，怎么会花 10 多分钟？什么？老师请你吃了一碗叉烧面？你真是混蛋！’”

“阿姨真是的！”我一边想从时子阿姨身旁挤过去，一边可怜兮兮地说，“既然知道得那么清楚，干吗还不让我回去呢？”

怪不得会被婆家赶回来，我一边想着一边努力推挤着时子阿姨那散发着香味的身体。

“但是，就算那样也不行。”老师站起来，大声说道。我一惊，转过身去。

“就算在这里吃叉烧面要花 10 分钟，也能在 10 分钟之前回去。不，不止是 10 分钟，就算是在这儿呆一天，不，就算是呆一年、十年、百年，你也肯定能回到现在，能够按时回到乐珍轩，谁也不会认为你在路上跟别人闲聊了。

“我终于征服了时间。对于公认的、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抗拒的时间的流逝，我终于能使它倒流了！平均信息量并不是时间的原因，而只是它的结果，我已经亲自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“三郎，你将见证这一改变世界历史的伟大瞬间，成为世上这一发明惟一的证人。”

老师一边晃着已秃的脑袋一边说，那语气活像在很多人面前做演讲。当然，我一点都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些什么。

“老师，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。对我说那么难的事，我实在明白不了。还是请找一个比我更伟大的人来担任这个证人吧。”

“不行。世上那些家伙只是把我当傻瓜。在这个世上，不把我当傻瓜的只有你和时子两个人而已。所以，请你务必要当我的证人。”老师一边盯着我，一边十分恳切地说。

被一个大人那样说，我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办了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得快点回去，我必须送6份炒荞麦面到大川家。

于是，我稍稍想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

“老师，我明白了。那么，我们这样吧，为了不让这个面糊掉，请把这个面放入这个新机器里吧。

“我要立刻回去，急着去送外卖。虽然说很忙，但如果下面的1个小时能抽掉的话，不要说5分钟、10分钟了，就算是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我也当老师的证人。”

当然对于“当证人”这一点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完全不明白，但是对于给老师或者是时子帮忙这件

事本身我并不讨厌，所以我才那样说。

但是，老师依然摇头不答应。

“不行。你的心意实在难能可贵，但是不是现在就不行。在接下来 5 分钟之内我们就得出发，因为我已经往我的时空机的能量箱里充好能量了。”

我对于老师话的意思以及老师说的话的本身，都完全不明白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，就是不能再在这儿磨磨蹭蹭了。因为大川先生的夫人是一个非常恐怖、喜欢颐指气使的人，一个拉面馆的小毛孩，她可能觉得连她家的笨狗都不如。既然已经订了 6 份炒荞麦面，她就会觉得自己差不多是乐珍轩的主人了，所以我要是再这么磨磨蹭蹭，不知道会被说成什么样。

但是，老师这边态度也很强硬，不会轻易地让我回去。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，父亲经常对我说：“你辛苦还是不够，做生意还是太嫩。”思及父亲对我的教诲，我想这儿的事无论如何，都得好好解决。要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面馆主人，这点小事就气馁是不行的。

我下定决心对老师说：

“那么老师，叉烧面就呆会儿再吃，请先做实验吧。”

“是吗？这么说，你愿意为我见证了？”老师笑

眯眯地问我。

“但是，爸爸，如果不先把叉烧面解决了，那么荞麦会糊掉的，而且茶也会冷掉。”时子插口道。真是爱说废话的阿姨。肯定是因为这个样子才被丈夫嫌弃的吧。

“那倒也是。味道这么香。三郎，你父亲店里的汤真是天下极品啊。”

老师好像完全忘了刚才说的“5分钟之内出发”的话，手伸向方便筷。真是有其女必有其父。

“老师。”我用有点可怕的声音说：“不是说不立刻出发不行的吗？”

“嗯！机器并不是不可以调节。但是荞麦面会糊是人力无法阻止的。”

“唉——”我显出大为吃惊的样子，“虽然我不是很明白，但是不是只要使用新发明的机器，就可以使时间倒流吗？那么，就算现在不吃，等实验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回到荞麦面没有糊的时候去不就行了嘛。”

正当我话说到一半的时候，老师像突然受了惊吓一般，把筷子放回原处。

“那也是啊！”

可是时子马上又插进来：

“但是如果机器不能成功运转的话，荞麦面不就糊了嘛。”

“说得也对。”老师立刻又表示赞同。我不由生起气来。

“那么老师，也就是说那个所谓大发明的机器，到底能否顺利运转还不知道，是吗？那么，对不起，请让我回去吧，我下午再来，在那之前请确定好那个机器到底能否运转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开始走。

“等一下。马上就做。那我们马上就乘坐吧。”

老师近乎奇怪地慌乱起来，朝工作台对面的棚子里走去，并对我喊道：

“嗨，到这边来。”

我把提盒放在地板上，正要向那边走的时候，提盒被时子抢了过去。

“为什么那么慌慌张张的呀。没办法，我们在里面吃吧。把这个借我用一下吧。”嘴馋的时子撅起嘴，满脸不高兴地又把叉烧面放进提盒里。我也无奈地拎起提盒，朝老师的方向走去。时子也端着放着茶的茶盘跟着走来。

## 时空机的出场

绕到棚子的对面，那里位于这个建筑物的西北角，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院子。虽然如此，院子里也只有用帐篷覆盖的废品机械堆成的小山。

外面的景色就暂时不提了，放在棚子里面的是拥有世上最奇怪的形状的机器。不对，就算说那是一种像机器一样的东西，一时也接受不了。

一开始看到它的时候，我以为它和往常一样，只是一座废品山呢。

要想准确地说明这个机器的形状，实在是件很难办到的事。无论怎么样详细描述，要是看到实物的话，可能还是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。总之，那个机器什么也不像。

但是看个二三十秒后你惟一能弄明白的就是，那个奇怪的机器跟废品山确实不同。虽然两者在乱七八糟方面没什么不同，但是在废品山的表面马达斜着探

出脸来，自行车的车体也能从外面看出来，也有吸尘器的管子，总之变化多端。

但是就那个机器来说的话，怎么说也是个机器，因此不像上面那么乱。只是能看到扭成复杂形状的金属呀塑料管呀什么的，在直径约 30 米、高约 20 米的范围内，乱七八糟地堆砌起来。

我拎着提盒，绕着这个破旧的、如同管道山的東西走了一圈，不管哪个部分，都是软软的弯曲的管子。有一个部位还挂着一个铁丝筐箩一样的东西，这难道也是部件吗？

“嗨，三郎，入口在这儿。”

我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从我站的地方的反面传来了老师的声音，于是我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老师从那个破旧的管道山的半山腰钻出上半身。猛然一看，还以为是不是山倒塌了，老师被压在下面了呢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老师转眼间直起上半身，望着我这边说道：

“那出发吧！我第一个乘坐，你第二个，时子最后。”

“你说乘坐，可从哪儿乘坐呢？”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于是问道。

“这儿是入口。”老师焦急地用手指了指他塞进